於于野譚

人

廾三

於于野譚巻之三

李之菡先墓在保寧海邊中有大石為墓案於風水不吉欲去之不可得之菡曰去之不難遂入海島伐材裝千石巨艦四隻以千尺長杠四面縛其石繫于四艦及潮水大漲大石為水力所浮遂張帆入深處解以投之海其奇略出衆慮外可堪為大將領三軍而終落拓而卒可惜也已

蘓世讓有六昆季為親卜葬地隣有相地師其術如神為卜一穴曰此明堂也蘓將啓土

其夜世讓之季寀入師室屬壁而聽師妻曰
今日為蘓得吉地乎師寀曰其地有明堂若
指其穴則相地者當死吾以稍南數尺地卜
之矣曰何也曰其穴有三灵虫三昆季皆為
高品季啟告其兄移穴稍北數尺地用之師
曰移卜大凶决不可蘓不然曰昨夜已聽師
寀語矣師遂乞命曰此下必有三大蜂勿令
飛出失一則一不貴二則二不貴且吾必死
雖開穴候吾還家而開之遂躍馬而還於是
役土開穴〻中有石〻有三大蜂皆如拳旋

則掩之來及擒一韓飛出師啟未入门螯师腦後外也而死其後而穪皆陞高品一穪終不貴傳曰謀及婦人宜其及害相地師之謂也

譯官中應澍者譯官判事申延之子也累朝燕京官至正二品販貨興家々業有嬴延年八十不能自業資諸為生與應澍異室而處應洙素鮮誠孝其妻罵悪無比應洙適有所之謂其妻今日〻晏達辦酒飯進止既出延待食至暮知婦不肯饗杖屨而啟飢甚矣應

澍知之詰責之妻樹膺而言曰若然有如陰天震電厥明日應澍出外妻女婢俱在竹庄陰雲四合大雨暴至一里晦黑白昼如漆聞格〻之彝出應澍家俄而大震三声如天裂地坼劃然而晴鄰人入其家其妻女婢三人駢死屋上瓦掇成貼片〻瓦不碎矣因言譁然皆咎應澍不孝不檢妻子三者枝獄應澍死於杖吁天人之理間不累黍無肆無悪上帝臨汝其可惧哉申雖余門中孽出其事甚異不得不大書以惧世也或曰罪在三人應

謝不知故震不及之
首余幼時學韓文于中校理徙濩氏至送高
閑上人序浮屠善幼多技能校理曰近来果
川園丁稠載甘瓜一駄上漢江之舡同有一
僧曰逢天之署我心如焚願施甘瓜與同舟
分園丁曰耕耘既灌努力成熟不賣于市反
為善德僧曰耕耘在我成熟孔易我自有之
何對於余遂取節杖耕于舟中耕訖而生〻
而蔓〻而花〻而長〻而熟須臾之間滿舡
雜之蒲鴿之色甘香撲鼻尋蔓而摘之盡分

同舡〻之人無不解渇已而舡到此岸僧
携節下舡而去園丁登陸視其䭾一半空矣
追其僧不知所之此之謂浮屠善幻多技能
也成均館前有一女年四十七無子女問
之卜者咸曰平生無子女頗信之今年四月
腹大脹中有動物向之醫咸曰蠱虫也使女
醫藥之女医怕其有孕不藥有一醫善鍼術
把又長銀針乗其動也而鍼之不得中謂蛇
龜在腹内潜避其鋒雖亂刺之沒鍼〻盡屈
女不勝痛日夜呼号乞剖腹出蠱俄而流血

満禓男子落也〻瓜〻渾体無傷吁卜醫之不可信如此天命所在欲殺之而不得焉豈不異哉古人謾録皆經徵驗而著之方冊非孟浪也報恩縣有郷任座首獵于山見一兎兎僵仆焉呼不動投以磧礫不動撞之以棒梃逼近地不動欲試以弓箭刀劍座首惜傷毛皮止有解事者曰兎死必尾彌首山非兎兎也座首不聽不射不刃而使獵人舁之數里兎擧首四顧遂跳躍而去隣人笑之凡有笑侮事則必曰報恩座首之舁兎且也有人

愛猫之入懐中却之不去强推出之猫遂咬其乳久不釋毒氣遍身四體倶黄閲醫書用薄荷已甚毒毒種盡下一身皮膚盡脱且也六月十三日種竹者移根不死余聞三説恠而不信及見古誌虎食狗醉猫食薄荷醉又曰六月十三日竹醉日也移竹不枯然則非徒人醉於酒物亦有所醉也且也南海有竹島多蛇刈箭者必厚韓襪乃入且也南中養筍者悪筍易成竹或覆以籠筍長而久猶脆或値陰雨累日筍成大蛇滿籠誌所謂竹為

蛇者不誣也　有客野會友京狗悍兗盤蓄
有一鵰下搏厨夫傷頭面客曰此取之甚易
於是拾小石納狗腸而切之滿一簣矣置之
田中而伺之鵰下田啄之立盡使健僕荷大
杖而追鵰奮翅決起雖地不能去矣遂一杖
而斃滿座駭之
丁酉之難扶安民避倭寇伏草莽深家窟匿
惟一犬隨之倭寇括草莽得其人而刃之屍
外林野犬悲鳴守其屍烏鳶狐狗近之吠而
驅之如是七八日不暫離家人至而收其屍

中砬為並兵使為胡人張大宴以餉之其中
老胡平生以射獵為生砬曰問曰爾自少射
獵于山胡中有何奇獸曰大時逐鹿入白頭
山有一獸如巨人之立而行長數十尺徧身
長毛被髮至肩狀貌獰悍背負一兒長十餘
尺見奔鹿過前一躍而攫之裂其股以與其背
上兒啗之胡人伏草中得免云其獸疑是野
文也
文化將校吏姓柳不知何名者分伯自安岳
來到信川縣官使柳探候冒夜而行信川之

化之間有嶺樹木蒼蔚行徑甚僻有虎當溪
而立柳或進或後虎終不去所向皆遮前路
柳自度不得免時曉月初昇見虎口中有物
横之虎匍匐起伏以足指其口柳冐死而進
戒之曰我今出爾口中物爾不咬我否虎領
首起拜呀其口柳舂臂探口中得一物拔之
乃長鉄簪也虎揺尾起拜為稱謝之状而去
盖方伯到安岳妓自客舍出將食于家為虎
所吞鉄簪乃安岳妓首飾也未幾柳又死將
葬有虎當其穴有若禁呵者然虎又往他山

櫻其地有若開穴者然即舍其穴新卜府櫻
之地葬焉厥後生柳車達為丞相至今文化
之柳皆車達之後也
萬曆丙申年宣傳官柳肇生與友人閒語及
養生之道或曰藏息於胎可以長生或曰吸
而不呼引氣其長一息之間清了晷刻可以
延年宣傳歸與妾約吾一息之間筭之五十
吾息不逮吾負若息過之若負吾始多不逮
而終焉有裕閱數月能至百息不促如是者
數月渡江舡敗淪於水底遂塞氣不息暗行

水底于岸上而一不吸水得免魚腹之葬後
為宰相封勳自此宣傳廳得免許參必誦關
门樓尾上十神一息十回不能者不參所謂
十神一曰大唐師傅二曰孫行者三曰猪八
戒四曰沙和尚五曰麻和尚六曰三殺菩薩
七曰二口龍八曰穿山甲九曰二鬼朴十曰
羅土頭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摠三千七
百八十五年柵君元年戊辰至我　太祖元
年壬申摠三千七百八十五年帝堯之柵君

周武之箕子漢高之衛滿宋祖之麗祖　大
明之本朝同時
嘉靖乙巳年飢京外人民多飢死時諺曰乙
巳飢鳥窺空厠言人飢鷄犬亦飢厠無遺矢
也萬暦乙巳復灾東海白鴟為風所駈遍於
嶺西山谷数百里外人多手撲之時西原縣
監李命俊之壯元也方坐衙有海鳥止於庭
樹命俊謂邑吏曰海鳥無故至山邑不久必
有大水戒邑吏備水灾未幾嶺東西大水卒
至五臺山一角崩民多流死

安德壽　宣祖朝名醫也年老多病罕與人接而其診病命藥百不一差雖多年痼疾無不治世稱楊礼壽用伯道效速而多傷人安德壽用王道效遲而不傷人時論多歸安有一人遇邪祟苦疾沉痼累月德壽治之症五度藥亦五度皆見效夢一人謂德壽曰吾與若人有世讐已告上帝必殺之乃已吾五度症以避公藥而公乃五度藥以療之吾將不勝矣明日當六度其症公若更以新藥吾當移讐與公矣德壽覺而異之其家果來問而

症已瘥矣德壽以病辭焉其人竟不起吁邪雖祟人必因人榮衛之虛而逞其邪人能善防以良藥邪不得投其隙吾於膏肓二豎之說深有疑焉老之醫書膏下肓上亦有可療之劑秦之越人亦怕二豎之祟已耶惜乎德壽感於一夢不卒救之也

京城有一宰相既死之後家業貧窶有一女及笄而醮日將近婚事艱窘偶行祀事于家適其晨有故友戴星而路値一宰相前呵後擁戎道而來遂奉鞭而揖其醉如泥矣相與

叙寒燠曰今日不肖子邀余勸飲大醉而去子斂訖諸兒乃揖而別未數步駐其馭贈一封小紙曰兒家貧甚方成婚欲以贈之因醉忘之子須諳余傳之友尋其家傳其語諸子祀事才訖聞之衆首而哭坼其封中有大珠三枚示之婦人則曰此吾家葉簪之珠也飯含用此珠今從何復來取其簪驗之皆吻合舊幕一家上下外地而慟曰吾家失全盛舊業子孫貧匱婚事難周亡靈必軫念于此歸飯含之珠以助婚也友長慟而歸備酒果為

文而祭之
金義童慎家蒼頭也年十九服從主家不堪
業蒭之苦潛迹而遁莫尋影響者十餘年慎
家使其奴業山巒諸奴歲貢到嶺南至鳥嶺
有一大官着駿帽穿蘗段珥銀頂御飛黃而
過者辟路甚嚴輜重塞道業山駐馬路左而
伏熟察之狀類義童甚疑之大官亦從馬上
睨視之過里有綵幕臨溪奔走相讓而入即
金義童也對置紅椅子被赤豹皮相揖而陞
坐左右紅粧各執盥帨塵箑者數十人義童

問其王寒暄仍敘阻闊俄而紅粧捧盃而進方丈琺琅璀璨寶器众樂并奏觴豆繼進紡彿公侯之富也業山問曰昔日其事于京何其困也今做何官若是之貴且尊義童笑曰始為萑蒲鄉亭長迁綠林縣監陞授潢池府使今聞京中大衙门收稅于新市甚急差官入我境故買牛犢來迎宴于屯仍命侍兒出帑中彩段五十疋與業山其四十疋使進其主家曰敬修十年貢業山故以奉其主々家同是幸富

萬曆丁酉楊經理鎬在平壤也南原城陷第二日撥報已到平壤鎬問接伴使李德馨曰全州去南原幾日程京城去全州幾日程曰皆若干程曰全州留陣將陳遊擊孤軍無援事已危矣吾當今日進軍王城即放砲三聲經理幅巾行衣鞭馬稀出萬軍隨之不知晝宵移駐京城時賊到稷山朝夕直抵京城提督麻貴劉綎無意將斂軍西退已上題本啟咎先王奮身見經理正色叱之凝然不動請先王進兵偕南遂乘千里騾鞭先渡漢江

浮橋　先王不閑騎乘不能躍馬及之經理
已渡江顧接伴使笑曰我非宗洪大王借南
欲觀大王能騎與否兵危事也大王之身宗
社所係也不可此匹夫馳突試千金之軀於
不測之地乃回馬首還京曰願大王退駐西
路俺當留軍以策應　先王泣下曰國事已
去大賊將迫京城不穀義死守之安敢以賊
老爺猶豈苟活經理強之百請猶不許經理
曰無已則廟社主與中宮諸王子可經出以
避之　先王從之使東宮陪內殿向成川柔

紀辭ノ第四年（万暦二十五年丁酉）
南原ノ役
支那ノ[illegible]

經理鎬在平壤也南原城陷第到平壤鎬問接伴使李德馨曰幾日程京城去全州幾日程曰皆若干程曰全州留陣將陳遊擊孤軍無援事已危矣吾當今日進軍王城即放砲三聲經理幅巾行衣鞭馬獨出萬軍隨之不知晝宵移駐京城時賊到稷山朝夕直抵京城提督麻貴劉綎無意將歛軍西退已上題本啟咨先王奮自覓經理正色叱之凝然不動請先王進兵偕南遂乘千里騾飛鞭先渡漢江

京百萬家随兩宮而西巷無遺民獨先王與經理留京以待變經理洞開城门夜坐太平館諸軍參密招裨將命各哨選男敢士各二名裝束以待須臾得二百人皆如虎如豹器戎曰各把器械伏素沙橋遇賊鏖殺勿令斬級引賊而北又傳令選精兵二千騎戎曰伏素沙峴外遇賊鏖殺引賊而北又選五千騎戎曰伏振威草山而待又選五百火兵服其服排陣沃江北作疑兵經理與麾下諸將設幟建旗鼓于南山城上終日飲博歡笑俄而

飛騎来報賊雖稷山前来経理色不動少傾
有朱旗馳報賊到素沙橋天兵二百騎用鉄
鞭〻賊前鋒鏖尽数百人引賊退北到峴外
二千騎追奔斬数百千級於是賊竄歸巣穴
天兵二百騎建一旗前導黄金大書曰天兵
大捷之旗各於旗槊上懸倭首簫鑼鼓角奏
凱還京〻中大軍歡拜如雷
柳自光監司硯之妻産居南原幼時才气瀟
灑硯見一岩石削立峻拔使子光賦之即下
筆書曰根盤九泉勢壓三韓硯大異之知異

日大有成就使誦漢書日一大傳漁蓼川銀
口魚日一百尾以為常子光誦不觝滯漁不
縮其數一尾及長能之章鄉人侮之曰若雖
能文章奈孽子不許仕路何會　賊宗大王
將廢妃子光上疏極諫其不可及燕山即位
許赴呆釋褐為兵曹佐郎屢遷至高品燕山
無道成希顏等密議反正事將舉或白呆大
事不可使柳子光不知若是邪力士袖鈇椎
見子光戕之曰子光妻母為大妃殿侍女若
聞密議入見其妻子便鎚殺之力士𨑞辟左右

說以反正事子光大喜促備鞍馬力士給曰事危生死不可必何不與妻子訣子光曰大大不然柔大事不可令兒女子與知之不入内只令奴子挾大油芚而行與四大臣會設大臣曰分軍之際不可無傳令牌速剖板造牌子光曰事急矣即將油芚尼割着署以分之大臣曰黑夜無炬速分人一炬子光曰闕门外司僕寺積藁如山一炬燃之則大内洞明矣其臨事善應如此事已定論賞行封朝家使巧臣自遜丘史子先叅首勳悉遜南原

平日侮已及偃蹇不下者為奴婢嘗過州縣多題咏館舍金宗直門人多名士見子光懸板曰何物子光敢乃爾令下卒斫之子光深啣之佔畢為嘗作弔義帝文門人金日孫註之子光告其事盡殺士類剖棺佔畢子光頗知死後已復如之頗就臭類已者為奴畜之家侍之頗欵及死子光曰此子居我家多功勞宜厚瘞之恚襚已綾段彩服以大夫禮葬之石灰內外棺槨上石物無不畢備及已且死密戒妻子曰國山不起墳勿樹麗牲諸

石如有朝家遣人問我墳指石奴塚既死妻
學如言言後朝家以予先祿士林殘無辜將
剖棺刑屍金吾脅使來問家人詐指奴墳極
而斬之鬚髮顏皃恰如予先衣服皆宰相品
服斬之不疑因山之墓終始無患
先王朝余為春坊輔德有天將營東関王廟
上說辭敀　上引接于慶運宮余以　御前
傳譯入侍天將曰俺固西行忙未及種封廟
庭而敀願俺去之後多種大松盈闈者豈有
不枯乎對曰中國能移大松盈抱者苟得種

芸善法雖曰正松五竹正月太早不如二月
初中旬先表其枝幹不移回分細斷本土勿
傷大小根移種之地掘土平深寬先以麥數
斗鋪之移大松合圍者依前向晴安其根鋪
麥之上使根勿斷勿屈務舒蔓如在平地上
下橫竪申編皆如故又多取本土勿雜以新
壤之初築也厚其土築之不緊惧傷根也再
築三築以往薄其土築之緊々毋令土上旧
痕而止松之露根者埋之則必死築之訖四
隅封大柱用大縄絡之令大風不擾根晉曉

沃溉之不停百種不一槁　上顧謂注書曰

記之

襄湯之府東臨大海西接峻嶺奇岩疊嶂草
木翳蔚萬曆十八年有寸婦入山採桑望見
大虎大虎踉蹡而前遂攀高樹以避之虎來
樹下守之自分終餌虎口俄有大声駭山振
谷而烈風驅之虎狂顧失措顛沛而走不数
十歩有大蛇驟逐而呑其虎入於東海所過
林木摧残其年尹慶祺為府使親聽婦言

宝城海中有小島多鼠名之曰鼠島好事者

特數猫放之島中羣鼠大如猫者相聚而咬之猫始斷然角逐卒不勝竄匿不得穴不崇朝而皆斃吁鼠之所畏者莫如猫於一声衆鼠倶疲理之常也及其彼衆此寡卒為所擒君子攻小人也必先審其众寡而後可也

夫相国韓應寅居喪信川地時倭冦満国去家皆不自聊相国驅其家明農使侍婢脾服勤水畝四五月之交稲已再耕満畝已成蒼雲相国曳杖省畝喜而啟盡粮養也盡侍婢生長京城未曽窺田園所事唯羅紈琴瑟歌

舞一朝驅而入之南畝所鋤去皆佳禾斯培
植皆稂莠而柔家昧々不之悟信川人笑之
每見錯了事必曰韓相国之農吁未安無用
人類是哉
有客善種樹者來謂余曰種樹之法每二月
初旬間折枝大燒其端毋令氣泄插于芋魁
又青羅根對之地皆生又一方佳樹々枝有
大枝中橫生小枝者從小枝上下皆截足斷
其大枝兩端然以大橫埋大枝於地使小枝
竪出地上則大枝為根小枝為株必活又一

分棄聚而腐之子出種之嚢田一年長茂散
樹也処能成耳株朶不乜三四年凡新卜園
亭者不可可拳此法也
李相国恒福始生不踰朞乳母抱持近井放
諸地坐睡相国匍匐幾入井乳母令見白鬚
丈人傾而長以杖叩其脛曰何不肯児痛甚
驚覺移而救之痛其脛累日大異之後家中
饗礼掛其祖益齋影子于堂上乳母見之大
驚曰前日叩吾脛者即此形様也吁益齋前
朝之相也英靈不泯於三四百載之後能救

兒孫於阽危之際豈徒其神甚靈亦知藥雲
異於凡兒能致神明之佑猗歟奇哉
金將軍應河字景曦鐵原人也萬曆乙巳武
科由宣傳官超授慶源判官大鎮不得盡室
而行或言有貴家女年少且艷可卜爲妾將
軍愀然曰吾家貧貴畜之不易待之如妻名
分素矣賤之以妾彼必憾矣凡人之福如布
帛有幅尺寸有定緣妻致貴非丈夫事也丁
巳遘熱疫將死其友持冷藥大呼曰子嘗自
許死國事今困一疾寐寘而死誰復知者將

軍即張目飲冬三椀乃魁戊午兵曹判書朴
承宗遣親表應河即其婚戚也會葬於高陽
自内遣中使護表或勸將軍接遇曰中官見
子好風采必延言於内將軍喟然歎曰有所
希冀款接閹寺非士夫事也獨不愧於心乎
座客咸異之秋建州故奴兒哈赤犯順天朝
徵我国兵將軍以助防將仍授宣川府使臨
行謂諸將曰夜分吾首爲賊所斫吾將殺賊
不浪死爾其識之遂佩二弓百矢而行諸將
以爲惟己未三月天兵三萬至虜地深河部

落全軍敗沒我軍左右營亦相繼敗劉喬遊
擊一騎從壁出覘將軍戰彈指而歎曰平地
以步軍支吾鉄騎乃如此貴国兵可謂強勇
稱不容口未幾大風忽起銃藥飄散不得放
丸賊兵乘之我軍大敗將軍下馬獨倚柳樹
射必洞札賊皆應弦而倒身被重鎧矢集如
蝟猶不動矢既盡持長劍所擊殺無数劍柄
折三易劍擊之忽有賊從後以槊刺之仆地
劍尚在手其後被擄人逃還者繼踵皆言胡
人相與語曰柳下一將軍雄勇無双朝鮮若

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又曰奴酋收瘞天朝及朝鮮軍死者日久屍皆爛唯柳下一屍顏色如生右手握刀不可解即將軍也胡人射屍中目睛蓋恨其多殺虜也先是弘立先送胡譯河世國于虜中至是胡兵先呼通事欲止其戰與弘立降也將軍聞之愈怒厮殺如右朝廷追贈兵曹判書立祠于天朝人往來之街猗歟休哉將軍之忠義大賊壓營衆寡懸殊而從容擺陣颺旗督戰一奇也胡兵來呼通事意在構和好聞若不聞終始力戰

二奇也下馬倚樹示以必死數千之兵血戰不降三奇也手中長釼死猶不釋有若更起而殺賊四奇也方春暖節死久不朽怒氣如生五奇也領相朴承宗作傳以褒之

乙未頭流書

天倪録抄

宣廟壬辰倭乱天朝大發兵東来討平之天将于 宣庙以為討倭勝捷多頼関王神助之力竟成大功東国不可無追報之典請立庙祀之 宣庙従之漢陽城外遂建東南二

廟以祀焉當其建廟也南廟未能定基或遠
或近衆議不一莫能有定時白沙李相公恒
福方主廟事一日在家有一武士到門請見
邀入見之儀形壯偉有異常人請屏左右對
語從頌而辭去相公一親客適在座屏避于
外武士去後復入則相公頗有嗟異之色客
訝而問之相公不語良久乃曰誠有一異事
俄者來見之武士即關王使者也以城南廟
基未定親送其命下一將士于我指教一處
使之牢造無小移易余答以敬奉盛教不勝

悚感謹當奉行何敢有改使者曰此非一時暫祀乃歷世奉祀之廟而安灵先地則神意不安故親教如是再三丁寧申囑而去豈不異哉客聞之亦甚驚疎仍復戒客切勿傳説相公遂力主之一依神教之地建立廟宇郎今南関王廟是也

見夢士人除妖賊

有一士人渡漢江於舡上忽然假寐夢見一人蚕眉鳳眼面如重棗身長九尺祿袍長鬚威風凛然横大劍騎赤兎而來謂士人曰我

郎漢壽亭侯関雲長也有緊急事来見汝矣
仍士人手開其手掌以黒筆着花押謂曰汝
渡江勿入京小留津頭以待則當有細縄三
丁裹籠滿載七䭾渡江向京汝招集其人示
以手掌之押其人當有所自處然後汝留積
其籠慎勿開見郎告于朝家趣速焚之此乃
大事毋少違誤也士人遽然而悟寒慄遍体
驚汗浹背即視其手花押宛然在掌墨痕淋
漓未乾心甚怪訝一依夢中所教佇待津頭
少頃果有三丁裹籠七䭾自南岸渡一衣冠

人随其後既渡士人呼謂其人曰有一可言之事請暫聚于一處其人等亦相驚訝即自来聚士人展手示之曰此是何物花押自顧目其衣冠者先以左手脱摘其冠急走投江従者八九人亦相継急〻投江一瞬并死士人呼津丁謂之曰此篭中之物乃秋崇也吾将入告朝廷處之汝等固守以待我以勿開即馳入城告于兵曹細陳変状兵曹即送一郎監載而至従士人言積柴焚之火熾篭坼皆木偶兵馬寸許者撑満十四篭矣士人兵

郎及見者莫不心驚而吐舌良久益為厭怒始知妖術之士將以幻法作俘于都城載運木偶兵馬而時朝廷初建關王廟東南二處而行享祀故關王之神為邦家陰佑也

獨守空齋

世宗朝泮宮居齋生進諸位遇清明佳節花柳方盛乃相率出遊於館北遠外川邊辦持酒肴歡會終夕遂致齋室盡空有一鄉位人品踈拙為衆所不取意謂聖廟守直不可無一人獨自留齋而不赴川遊　世廟是日適

命送內隸一人潛往泮宮察見儒生幾人守
齋則回告諸位生盡出遠外川邊游樂猶有
一鄉儒守齋矣 上即賜命招以巾服入對
下問花時遊會川上衆所同樂爾何猶不赴
也對曰臣亦非不知樂事而聖廟不可闕直
故不得不猶留耳 上為之嘉奬仍教曰汝
能作詩乎對曰粗解綴句矣 上曰予有一
句曰雨後山如沐汝能作對句乎即對曰風
前草似酣 上大加稱賞乃命特賜及第即
頒紅牌及戴花依謁聖科例以幞頭青袍備

給鞍馬天童使辛倡夫且賜樂工並令侶俱使之先往于泮儒川邊所會誇示之泮儒諸人遥聞倡夫嘯聲及馬前樂響共相疑惟勿見新來頭挿御花前率天童一隻而至乃守齋儒生也問知其召對賜第莫不大驚顛倒相與散走歸爲蓋守僕泮隷爲直等没数盡赴松川會只有僕直中稚芬數童而留爲雖見齋儒赴召命而不解奔告於諸儒故以致覩其戴花而來到川上而後始知也儒既擢第多蒙恩眷遂至顯達焉

忘入内苑陸顯官此乃丘學士洪直之事而以禹氏為錄女傳者之誤也
世宗朝嶺南人禹某以明經登第分館僅叅
成均學諭例陞典籍六品而鄉曲寒蹤老無
知者雖屢年居洛終不得廷轉調用旅寓多
艱將謝世永歸故鄉獨有丞旨一人素有相
知乃往見告別且言吾從宦多年猶未見政
院當令公入直之日可得一見乎丞旨曰晝
則同僚各會諸宦紛集不可無端入来書當
於明直宿君若承夕而入則可以從容周覽
無有記而留宿禁省雖云犯法一宿何害仍

俞一使令以明夕引章入院禹依其言入院則承旨適有故不入直而關門已閉不得出去細遑罔措承旨所帶謨房書吏見而閔之爲之周旋使得止宿於院中一隅空處入夜月明官吏皆睡起而徘徊周覽庭宇時經霖雨宮垣有頹壞而未及修等處也乃景福宮也禹不知墻內是禁中步踰壞垣而入轉向深處園林茂盛景致絶佳禹乃心語曰此是誰家後院而若是其廣闊奇勝也俄見一人戴紗巾扶藜杖一少年陪後閑步而來蓋

上偶然乘月獨率一官侍逍遥於後院與禹相值而禹全然不知　上之下臨也　上見禹問曰君是何人而来入于此禹對曰吾乃某官某也仍陳與承旨某相約入来值其不入直又逢门闭進退路窮寄宿廳宇月明無寐出步院外見有壞墻偶爾踰来此誰家也上曰吾乃此家主人也即邀與對坐于一盤石之上從容談話　上問知其明経登科仍問官位何其卑也禹對曰遠邑窮儒家世衰替入洛從宦不曾趨謁權门宰相名士無一人

知者誰為薦拔所以坎壈者此也今將棄世
故郷為終老計耳　上又問既以明經為業則
能解周易否　對曰雖不能明其深奥大義則
粗能解之耳　上命從者取周易以来蓋
上於是方讀易經故也於是下月開巻拈出
問曾所疑晦処則逐段下釋洞然甚明　上
大悦而大奇之相與講論夜始罷　上曰君
有如此才識棄不収用豈非可惜為之嗟歎
不已禹曰自此家出還寓則亦可幸也
上夜已過半迴禁可畏且還政院待曙出去

宜矣禹從　上言告辭復自壞垣而啟院趂
門閑而出還翌日以特旨除禹弘文修撰奎
啓即發論其猥越不合清顯請遞改即允其
翌日復除校理奎諫又駁之亦允其翌日復
除副提學奎官相設言未知　上意之所在
若此不已則將至於太學士大冢宰而亦不
足姑且勿論而待之遂停啓後日筵席大臣
諸宰入侍奎臣奏言禹某之門地人品不合
清顯而特除玉堂累加超擢物議皆駭奎啓
峻發有請輒允而又每陞除竊未知聖明何

耿於斯人而至於是耶　上不答頤命内侍取周易以来親自開卷指出疑晦難解処問之大臣以下无一人能解者遂段下問四五處皆然　上曰予方喜易讀之此乃聖經中第一能明其義者非等閑才也御等諸人皆不知易而爲某獨能洞知豈不可嘉此人經術正合玉堂有何不可予将益加擢用勿復撣論可也諸臣皆悚聽不敢抗言而退爲遂長在玉堂入侍經筵常講周易其後累加恩澤如銀金長國子長兩司長兩銓愚席清顯

之職靡不踐歷終至八座之列

泰仁路鏑射狩僧

忠清監營審藥全慶震為余言崇禎庚辰年間到泰仁縣大角橋川邊見士子一行率奴四五被打重傷枕籍於川邊睢而向之答道吾輩中大於路傍有一僧過去偃蹇不拜一奴叱之其僧以其拄杖亂打其奴四五人不能抵當皆被打傷便不能起仍叱其士人曰汝奴空然辱吾而汝不能禁當被告狀仍打數次即委頓不起云望見其僧行數里許矣

俄有一武人年如四十許容貌瘦弱似无勇力騎瘦馬一兒奴背負笠帽家上插弓子及矢三四箇行到川邊门士人奴主傷卧之故對之如右武人即奮然曰此僧恃其勇力屢傷人物吾每欲除之而未得相逢今幸巧遇可以雪憤矣仍下馬更結馬帶持弓拔矢一矢木鏑其大如拳造馬追去行及其僧背後僧回顧之際即彎弓發矢中其腦後其鏑下下馬拔刀穿僧兩掌心以繩貫之繫于馬後回及士人卧處授之曰君可甘心吾則去矣

士人拜謝問其姓名居住答曰家在高敞不言姓名而去見其僧形皃壯碩死此而破胷貫掌不能言士人與奴扶傷而起以鑷摘而支解之

露梁津鏺打勢奴

黄劍遠伯言弱冠時自江外赴京到露梁岸有一士人下馬而立以手招之曰盡來觀此遠伯即促馬而進見一駕轎下在地上半已破碎聞其中婦人悲泣又有十二三歲童子立于轎後而泣奴馬則不在矣士人言此婦

人之行到此有福昌君宮奴十餘人騎馬掠
掠轎而過執鞭奴呵之宮奴因此發怒十餘
人共下馬先曳下轎子辱之曰吾輩當奸此
女打破其轎子仍毆打其奴及馬風靡而走
不知去向十餘人皆即上馬而去云士人仍
以手指示曰前去此輩是也遠伯聞而駭惋
亦未如之何俄有一武人追到年可三十餘
不甚壯健見碎轎母子呼泣聞知其事狀大
奮然曰吾當為之雪憤即下馬更結其馬之
腹帶解下其一邊鐙子以鐙皮纏于手腕而

藏鐙袖中以帶子代結為鐙子顧為轎後童子曰汝行令不可復進須招呼奴馬還歸京城可也便上馬踱蹀而行追及宮奴自後以鐙子擊其肩翩然墮地次第擊十二肩無不應手而墮有若秋風落葉既墮之後不能復動狀同僵尸武人仍下馬數之曰汝以奴隸敢特豪勢淩辱士族婦人毆打奴馬使不得行汝罪不已重乎此十二漢豈皆宮奴宮奴必不過數人而他人附從同惡也宮奴首倡者自首明告則吾當活之否則盡殺之其漢

齊声曰宮奴果是四人而首倡作悪皆出宮奴云武人曰其罪雖重殺則太過止於不殺而已即手以鐙子撃四肢腰臂之間各二次曰汝輩雖不死終成病人可以懲勵矣仍從容縣鐙上馬躞蹀而去其四漢則殆死餘亦終不能起婦人之行収呼奴馬還向京城其武人未得姓名可恨

婦說古談

一老嫗之子娶新婦嫗一日命其婦說古談婦曰近年事亦謂古談乎嫗曰然婦曰吾在

家時出汲於井隣家金總角常我入麻田擧我兩脚起伏數次自不覺兩目漸細肢節着鮮此可謂古談耶嫗作色曰然則汝身不潔亟去毋留婦臨行過所善里母語以己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坐吾有以語汝者矣汝姑不能正己安能正汝汝姑曾與北菴僧私之及其事覺也背大鼓戴負磨箭貫耳回示於里中此村老少無不備知此矣婦聞語大喜還入姑家姑曰吾旣出汝汝何復來婦曰吾於一處畧有所聞尊姑之行亦未善於我矣

因細陳之嫗驚曰此言從何得聞傳者過也
吾所負鼓手鼓也非大鼓也所戴磨手磨也
非頁磨也君其貫耳箭乃軍門之器也村家
安得之但以蓬矢插耳汝自今勿復雜談安
意留住

姑責翻身

一村姑與其婦適野耘苗會驟雨猝至溪水
漲溢姑不得渡延佇水邊忽有一少年過曰
水深如難自涉吾請負而濟之姑曰幸矣願
先濟婦而後我少年即負其婦先渡至岸上

擁而交之姑遥見高声曰婦手婦手翻身翻
身俄而又負姑而渡亦壓之婦反唇曰向使
我欲翻身姑何不翻身耶
俞奴推齒
士人崔生其父為咸興通判也生随眄一妓
蠱惑及父遞故生與妓將别妓攙手泣曰一
别之後會面難再願得郎君切身之物以償
不忘之資生即拔一齒與之行至中道秣馬
路傍樹陰下方憩妓拔淚俄有一少漢至其
處揮淚而泣又一少漢随至亦垂涕生怪之

问日爾輩緣何泣耶一漢進曰小的即京宰家奴曾聘咸與妓昵愛已久妓為通判之子所寵而為有旧情乘間相從方伯之子今又納之牢閉不出望断而啟是以泣耳一漢曰小的本以京商昨年往世閔聞一妓有色衒童畜之小的谄之以貨偷隙輒通兩情交密今則衒童纔已還京小的自擬縱心甘樂不料方伯之子又嬖之深須營中無緣更覩心腸如割今見尊公之按淚又見彼人之揮涕自然悲感不覺淚下生曰妓名為誰兩漢即

並右之乃生所暱妓也生愕然自失曰痛哉
痛哉賤物不足開念郎命蒼頭往推其盞妓
拍掌大笑曰癡騃子屠門或殺娼家責禮非
愚則忘也遂出擲一布帶於庭曰爾主之盞
吾何能辨汝可擇去蒼頭就視之盞滿帶中
可三四百許蒼頭笑而還

輕侮懷慚

韓西平浚謙為己卯司馬壯元有文名嘗訪
洪荷衣迪于東湖讀書堂荷衣適盃梫學士
申光珩獨坐西平謂之曰君何為者西平

曰生以鄉曲武夫名隸禁衛適尋友過此冒尊唐突不勝惶恐申曰無傷姑坐因曰景致甚好吾欲作風月君何能呼韻乎西平曰未知風月何物而韻是那箇事也申曰詩人觸物起興模寫風景曰風月呼音響相同之字使之押於末句曰呼韻西平曰早失學業惟事操弓何以識字申曰第呼所知之字西平曰生武人也請以所業呼之乃曰鄉角弓黑角弓之弓字可乎曰可矣即賦一句曰讀書堂畔月如弓又曰更呼之西平曰順風逆風

之風字可手中曰奇哉同韻又賦一句曰醉脫烏紗倚崖風又曰更呼之西平曰邊中貫中之中字可手中曰奇哉、！三字同韻君不識字而一呼何其偶合如此遂足成落句曰十里江山輸一留却疑身在畫圖中俄而荷衣睡覺謂西平曰君從何來中曰此內禁之呼韻識奇哉、、因道其事荷衣大笑曰子見欺哉此吾妻弟韓俊謙郎新榜壯元也中愕然加敬愧其見瞞

喜聽展詳

鄭松江澈柳西崖成龍嘗送客西郊時李白沙恒福沈一松喜壽李月沙廷龜三人亦參坐酒半論聲之品松江曰清宵朗月樓頭遏雲聲為好一松曰滿山紅樹風前遠笛聲絶好西崖曰曉牕睡餘小槽酒滴聲尤妙月沙曰山間草堂才子咏詩聲亦佳白沙笑曰諸子所稱之聲俱善矣然令人喜聽莫如洞房良宵佳人解裙聲一座大噱

請加四吹

酒後金相公命元嘗按北關巡到一邑酷愛

房妓至翌朝三吹已過而擁妓不起軍官問其日晏進跪户外高聲告曰四次全公笑曰癡哉爾也非但四吹雖告八吹吾欲行乃行軍官掩口而退

厠間譫語

一行客入店中見主家斫刀（俗名刈馬草者）欲偷去乘晨如厠令其奴持厠木來奴忙於收拾行俱倩家主代納客認為已奴附耳語曰主家斫刀甚好取縣馬鬣裡主詭曰草斫刀甚切迫奈何客愕然曰汝之厠間何令人譫語耶

輪行時令

一士挨扃村舍有隣家女暫來主庭數語而去容色頗妍士不覺神傾意注顧謂其奴曰彼妹者正令我心中不平何也奴曰無傷也小的見其人心中亦不平定是輪行時令也

去滓生男

一男子家計甚貧多子女一日謂其妻曰吾貧困如此兒小偎多何以支撐俗所謂家貧彩子猶甚於辱者豈非真切語耶然吾夫妻年甚尚小寀難斷房日後以軟帛裹陽頭行

房事則決不成孕也妻從之又孕生男面如
冠玉絶勝於諸兒其夫曰此兒面貌何其殊
朗耶妻君豈不知之甚也以帛去滓安得不
如是手其夫大笑
議黜院享即被褫
西岳書院在慶州府西西岳下配享新羅弘
儒侯薛聰開国公金庾信文昌侯崔致遠天
啓中府儒會議清額有一書生倡言於院中
曰東方曰無經學頼弘儒侯以方言訓解九
經東方始知有經學是東方經學之祖文昌侯

以文李大鳴於中国後世東方之文詞者皆
以文昌侯為師是亦有功者矣自前朝從祀
文廟崇報之典其来尚矣今只以二賢祀諸
鄉祀固無異議如金庾信則乃羅代武將雖
有功烈不可與二賢並祀明矣今先黜祀然
後方可上聞羣議未定是夕書生假寐於斎
舍忽有呵殿聲自遠而至見有一將軍披甲
帶劔自院门而入據坐堂上戈鋋旌纛之屬
森列於左右儀衛甚嚴少頃自堂上呼有傳
語聲應者殆近萬人有二武士持杖遍至斎

室梓書生髮曳置庭中將軍数之曰汝生長
此土素聞開国公為如何人也汝補業儒所
貴乎儒者非忠孝二事乎吾結髮許国憤敵
人侵軼宗国將室親冒矢石犯死者数乃剋
平二冠轉弱為強雖以唐天子之威不敢加
兵於我而吾不以為功如其忠也吾家世有
大勲勞於本朝吾祗奉先訓終始不替克貽
父母令名大顯於世如其孝也汝乃目吾以
武將凡用兵孔子所不免吾樂此而為之盖
不如是則無以救君親之難此易所謂利用

侵我者化吾所成就一〻皆自忠孝中来其有補於世教豈操毫弄墨掇拾陳言者比哉韓公不言乎古有鄉先生可祭於社吾固此鄉之先生也今之書院則古之鄉社也社吾於書院者實一鄉之公議而雖以退溪之大儒終異議汝何為者乃敢此狂言侮辱神靈略無顧忌無道甚矣可以斬汝以懲後世愚儒汝共無悔書生惶恐俯伏莫敢一言将畢顧謂左右曰此人罪在不赦可即屠戮而但享祀在近不可於齋所施刑戮可於明日日

即其家行刑言訖夢覺惶汗浹背是夜感疾歸還于家果於其日〻中嘔血數斗而死云余嘗客遊東都路過書院下繫馬于院門外有一院僕能說院之故事如左余因異之一日偶閱羅史惠恭王十五年忽有疾風起自庾信墓至羅祖味鄒王墓茬霧晦冥不卞人物聞其中若有呼泣悲歎之聲王聞之恐懼遣大臣就其墓致祭祀而過金公之靈異史策已著始知其靈原於此

隨水赴衛

湯川地有辛姓者性甚誕妄嘗渡楊花津是日也清風徐來江水如練辛乃依船而嘆曰若使黃思叔在此可與賦詩思叔即秋浦黃慎之字時秋浦丁憂服裏適同一船秋浦諦視之曾未識者也問曰公豈知黃思叔乎辛曰吾與此友自少同榻其親可言思叔非獨能詩又善於四六曾製魏野謝命畫幽居表得句曰翠竹蒼松逕東西之彷彿良久沉吟未得其偶余即應之曰青山綠水屋上下之依俙非的對乎思叔喜而用之此遂膾炙一

安而案頼吾而成也秋浦心竊笑而不為之
下矣俄而舟泊将下辛謂秋浦曰同舟而済
半向談晤亦非偶然頗聞棘人姓名秋浦曰
我黄慎也辛驚愕憮悉不覺堕水一時聞者
莫不捧腹辛欲得藩仕不勝熱中有相識人
紹之曰君之才局可以藩仕而尚不得一命
之官良可惜也吾欲為君圖之但官号不煥
君不為嫌辛曰何許官也官以猫牌頭為名
品秩同於鷹牌頭而户判直差官味差好辛
曰爵名不可辞高下何論数日後厥人送人

納名于辛偽稱牌頭廳書負乃獻猫牌頭凭帖辛大喜即閒書拜出官諸節書負對曰此職元不擬望受點故無書拜之柔而出官礼則行于東郊祭場収城中猫逢點于官前仍領付於軍資庫與兩倉矣辛曰惟〻遂定出官之期當日辛正冠帯早往于祭場苦待書負領猫而來終日眼寒竟無消息辛憤罵而欧曰當付過科罷聞者大噱皆以猫牌頭識之辛慙報不能出

樵氓海山脱水裁

萬曆三十三年　宣廟乙巳七月大水乃国
朝以來所無者也其前關東有村氓採樵於
山中忽見一金甲神將騎白馬橫彪戈跨空
而來儀表睟然望之可知為天人又有一衲
子杖錫隨其後而來形貌亦甚奇異神人駐
馬與僧相語樵氓潛肩伏於林藪而聽之神
人怒氣勃然以戈指揮四方曰吾欲從某至
某崩山陷陸并為深淵使此地所有無復孑
遺僧從後哀乞曰若如此則將成人間大禍
幸為我霽怒祈懇良久神人復以戈指之曰

然則又從某至某崩陷之於汝意如何僧又哀懇不已神人復曰為汝太半減之從某至某則吾必陷之為淵而後已此外不可又減僧又乞不已神人牢拒不從僧乃許之言訖相與跨空而去其所酬酌之語頗多而相距稍遠不能詳聞大略如斯樵氓大驚率其妻孥遠走而避自是日大雨成霖五臺山崩其地果陷為池數十里諸村盡沒而樵氓獨脫焉

氓作鵂鳴

鄭玄谷百昌為延安倅時有一貧民多食官糴至秋督納民甚悶迫問策於一鄉所（俗語鄉任之稱）答曰吾邑有鵂鶹鳴於衙後則主倅必遞汝着簑衣夜上衙後樹作鵂鶹聲城主聞之以為不祥棄官而啟庶可見免民如其言上樹作浮黃（俗音鵂鶹之声）數声玄谷知其人也佯高聲長歎曰有甚究咎報此凶声民幸其見誑翌夜又如之玄谷遂彎弓挾矢至樹下仰呼曰浮黃氏浮黃氏欲不死亟下亟下民不得乃下而伏地玄谷曰此浮黃可謂善鳴者也令其

詆終日跪伏作浮黄辨府中掩口
忘表愧従
有人當其叔父大祥自郷向洛日暮至崇禮
門〻已閉矣遂投於運池邊市人儀家待破
漏直入向表家則寥〻無設祭之擧其従兄
方舒膝而熟睡意謂天将明必已罷祭喚起
従兄曰郷居人事多不稱意所騎且劣未及
入城今始入来負罪萬〻従兄有何大事恨
其不及謝罪良愳其人有豈有他哉吾誠意
淺薄叔父之祥事未及来叅實非猶子之道

豈安於心乎涎兒愕然曰今日果是大祥而
吾則頓忘矣
權判書禧石洲奉祀孫也居在連山盤谷以
孝聞於世年四十而死舉家蒼黃而以肯構
聞有一綿溫氣故姑未斂襲矣過一日忽爾
回甦而言曰吾死而見所見則世人所以冥
府之說果不虛矣吾於病中精神昏昏忽聞
鬼卒高拜而呼我姓名而出門隨鬼卒而行
不知東西但見大路濶而長行幾里到一處
則有如官樣吾則立於門外鬼卒先入而告

日權某捉来矣使之拿入吾俯伏於前則有一大殿上坐王者服色者問鬼卒日捉来於何處對日捉来於連山地矣王者厲聲日吾使汝捉来於水原居不孝子權姓人矣何為誤捉連山孝子權姓人也此人壽限已定於八十尚有四十年斯速還送鬼卒惶蹙而聽命推我出門故吾以既入冥府不得一拜父母而歸心甚痛觖勉強而出道見兩个童子遊戲於路傍見我而欣然牽衣而欲随行熟視之乃是前日夭逝之兩兒心甚慘愕更入

門而懇乞於殿上人曰陽界之人入冥府而還歸則此是不易得之機也既入而不得見父母而飯則此豈人情也哉伏望暫許使之一面殿上人掉頭曰此則不可不可斯速出去吾乃再三涕泣而懇乞終不許吾乃又懇請兩兒之魂去則又不許曰汝之命數自來無子不可以許如欲魂去則一童當使托生於尚州吏金姓人家矣汝可於後日魂去於陽界上吾無奈何出門則兩兒呼哭而欲隨為鬼卒所逐心甚慘痛且以一見父母之童

恳請于鬼卒曰雖不得一拜可指示我所住處鬼卒指一處小亭曰此雖相徑之地程道甚遠不可以往仍促行吾以父母之不得一拜而兒之不得卒來心甚痛寃之際鬼卒自後推而仆于地精神恍惚仍而驚覺矣云云人皆異之其後年果八十而無嗣以孝旌閭常對人言曰尚州金吏家見欲卒來見之而不知名字之為誰且事甚妖誕而未果云矣

熊野詣来

川